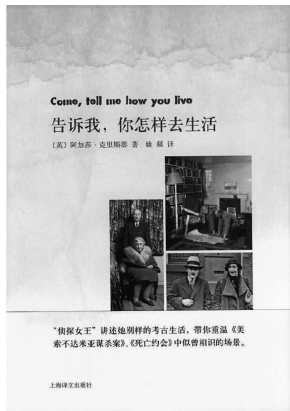


删人快语



「英」阿加莎·克里斯蒂著 姚焱译  
《告诉我，你怎样去生活》  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如果古墓会说话

□ 蒯乐昊

我从伦敦国王火车站出发去往威尔士首府卡迪夫，列车一路向西南疾驰，窗外渐渐变了风物：大风低回，树的枝干被风拉出统一的斜度，叶子猛烈地抖动，矮茎的雏菊贴地爬行，奇异的灌木花卉吐着肥厚的紫色大舌头……万没想到的是，在这奇诡之地，我竟劈面邂逅了少女时代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。

看完卡迪夫国家博物馆那些家底颇丰的藏品，临时展厅就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文献展。国内若干个引进版书籍的作者像，无一例外，阿加莎都是颈项围着皮草，雍容慈祥的老年女子模样，但展厅里那些罕见的黑白照让我意识到，在她的年代，她其实是尖锐的酷女郎。童年照片里，她穿着维多利亚时期繁文缛节的白裙，柔顺金发梳得像个天使，约莫五六岁，从背后一把捂住她父亲的眼睛，一脸阴险坏笑。在另一些照片上，英国资产阶级小姐到了一定年龄，依例进入社交，却并非舞会鬻影，而是在野外，阿加莎昂头叉手站在小轿车的车顶，笑靥如花，两名男青年一脸臣服地陪同左右，天晓得穿着那样的裙子她是怎么爬上去的。那种舍我其谁的精神气质，竟让人想起莎乐美扬鞭驱使尼采和保罗·黎扮作马匹拉马车的名场面，只是时代更迭了交通工具。

理解了这样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，便理解了她为什么会在这任一任丈夫出轨后，精心安排了一桩失踪案，报纸长篇累牍报道作家离奇失踪，丈夫成为嫌疑人后，不得不向警察供认行踪，坦白承认自己跟情人待在一起。也理解了她为什么会四十岁时，跟考古学家马克斯·马洛温结婚，然后乘坐东方列车，共同奔赴叙利亚考古——后者不但比她小整整十四岁，甚至跟她的外甥是大学同学！她从来都不害怕离经叛道，只要在她的冒险中有她所信仰的东西：公正、趣味、创造性，当然还有爱。

《告诉我，你怎样去生活》就是她再婚之后的作品，跟她所有推理小说不同，这是一本考古随笔。从1934年起，作为随行者，阿加莎全身心地投入了马克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每一项发掘工作，她称之为“爱的劳作”。他们一起在哈布尔河两岸勘测古代遗址，并从五十个墟丘中甄选出查加巴扎和布拉克墟丘，作为一窥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入口。幼发拉底河和哈布尔河交汇的流域，族群众多，文化也纷繁多态，阿拉伯人、库尔德人、亚美尼亚人、土耳其人，以及崇拜魔鬼的亚齐德人……复杂的人文生态和严苛的物质条件，处处都在考验着四海为家的大英帝国子民。

殖民时代是人类考古史上的独特一页，在叙利亚，法国驻军为英国考古队的发掘工作做了充分的秩序保障。为了兼顾公平，出土文物有一套独特的分配方案。英国考古队可以按自己的意愿，把所有挖到的古物均分成两份，然后由叙利亚当地文物官员检视，并选出其中一份留下，交给叙利亚政府，另一份则会被打包送往大英博物馆。

墟丘上发掘出罗马遗迹是令人失望的，连工人都知道厌恶地摇摇头，说一句“罗马时代的破玩意儿”。

“在我们眼里，罗马人太现代了，他们是昨天的孩子。我们的兴趣从公元前2000年赫梯人留下的各种财宝开始，特别希望了解更多关于米坦尼军事王国的故事……”阿加莎在考古笔记里这样写道，哈布尔河遍地是值得挖掘的墟丘，著名的哈拉夫文明就是在这里出土的。但对于阿加莎和她的丈夫来说，最大的考验是必须避开罗马。古代罗马帝国幅员辽阔，留下历史遗存太多，土层也太厚，他们要找到没有被罗马时代染指过的墟丘，一路挖将下去，挖向亚述，挖向史前文明。

那些熟知阿加莎全部推理诡计的读者，可以把这本考古随笔跟她的另一本推理小说《古墓疑云》对照阅读，小说中那个神经质的考古队长妻子，就是阿加莎的自黑，她甚至安排现实中对她不理不睬的助手在小说里爱上了自己。后来阿加莎因在推理小说上的成就获封女爵士，而她的丈夫马克斯则因为考古贡献同样获封爵士勋章。考古和推理，也许分享着同一种精神本质：追索、发现、凭有限物证，还原真相。



「意」伊塔洛·卡尔维诺著 吴正仪译  
《树上的男爵》  
译林出版社

始于一幅画

□ 育邦

对于创作者而言，一部小说作品的缘起，有各种各样的方式。从视觉形象——一幅客观存在或想象中的画面开始，往往是“想象性”叙事一种有效的进入方式，是创作者构建其艺术星球的种子。

叙述者在构思故事时，他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形象突然产生了某种意义，这种意义尚处于晦暗不明的深井之中。他要下笔，才能把它从幽暗中打捞出来，在作品中让其显影。伊塔洛·卡尔维诺在早期的创作实践中，相当信任“一个形象”带给他创作的源动力，他《祖先三部曲》的后记中说：“在我每一个故事的起始之时，都有一个形象在我脑子里转动，不知何时诞生的，而且跟随我多年。”

卡尔维诺的《祖先三部曲》均是源于一个形象：“我开始写作幻想故事的时候，是没有考虑理论的问题的；我只懂得我全部的故事的源头是一种视觉的形象。”那是在1951年，“有一个形象是一个人被分割成两半，每一半还继续独立地活着。”卡尔维诺意识到这个形象将会带给他未知的意义。一方面出于个人消遣，另一方面出于对于消极现实的抵抗，卡尔维诺写作了《分成两半的子爵》。有了形象之后，作家就可以从容地抛弃文学观念、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，从而发展出真正能够超越时间摧毁的艺术形象。这个子爵的形象不属于史蒂文森《化身博士》的回应；一半是善良的，一半是邪恶的。子爵是自我分裂，比之《化身博士》，子爵的形象完全是现代人的，他有不完全的生理存在，他与自己为敌，他在“分裂”和“异化”中寻求存在的确定意义。

1956年到1957年间，卡尔维诺的脑子里有一个形象已徘徊多时：“一个攀爬在一棵树上的少年；他爬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他爬，走进另一个世界；不对；他爬，遇见奇妙的人物；对了；他爬，每天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地漫游，甚至不再回到树下，拒绝下地，在树上度过一生。”柯希莫男爵诞生了，《树上的男爵》诞生了。经历时光之流的拣选，柯希莫无疑已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人物形象之一，在卡尔维诺浩大的作品星系中，柯希莫也是最为耀眼的恒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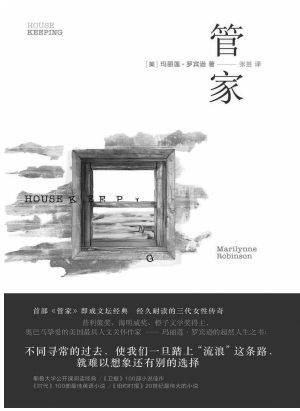
1959年，“一套空的马胃，它行走、说话，好像里面有人似的。”这个形象成为卡尔维诺思考的重心。阿季卢尔福——一个不存在的武士，走到他的面前。《不存在的骑士》诞生了，卡尔维诺得心应手地安排存在与不存在的、真实与虚构的人物，同时与文本保持适当的距离，调节好情绪：既不是冷漠客观的，也不是热情似火的。在写作过程中，他恰如其分地对自发冲动与自我控制保持平衡。

三幅画面相应地产生了三部作品：《分成两半的子爵》《树上的男爵》和《不存在的骑士》。这也是卡尔维诺早期风格的标志性作品。

谈到《喧哗与骚动》的写作时，威廉·福克纳诚恳地说：“开始，只是我脑海里有个画面。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个画面是很有象征意味的。画面上是梨树枝叶中一个小姑娘的裤子，屁股上尽是泥，小姑娘爬在树上，从窗子里偷看奶奶的丧礼……”福克纳是密西西比乡下淳朴的“农夫”，他从这幅画面开始，“先交代明白他们是什么人，在那里做些什么事，小姑娘的裤子又是怎么会沾上泥的，等到把这些交代清楚，我一看，一个短篇可绝对容不下那么多内容，要写非写成一部书不可。后来我又意识到弄脏的裤子倒很有象征意味，于是便把那个人物形象改成一个没爹没娘的小姑娘，因为家里从来没有人疼爱她、体贴她、同情她，她就攀着落水管往下爬，逃出了她唯一的栖身之所。”这个小姑娘就是福克纳心中“心智的女儿”——凯蒂。

20世纪50年代初，已经写出《燃烧的原野》的杰出小说家——胡安·鲁尔福回到自己阔别许久的家乡农村，他感到写作带给他无形的压力。他自语：“当我写《佩德罗·帕拉莫》时，我只是想摆脱一种巨大的忧虑。因为写作是一件真正痛苦的事情。”这时，有一个形象击中了胡安·鲁尔福，也许这仅仅是一个臆想中的画面——一个并不存在的少女。多年之后，他吐露了这个秘密：“从内心深处讲，《佩德罗·帕拉莫》来自一个形象，是对一个理想的追寻：她叫苏莎娜·圣胡安。苏莎娜·圣胡安从来也不存在：是根据一个小姑娘想象的。”永恒的少女苏莎娜·圣胡安，引领胡安·鲁尔福在小说的天空中不断上升……

隐 匿 之 光



「美」玛丽莲·罗宾逊著 张芸译  
《管家》  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重读《管家》

□ 张怡微

几年前，我与梁永安教授做过一次对话，讨论美国女作家玛丽莲·罗宾逊1980年代出版的作品《管家》。没头没尾地讨论这样一部作品，其实是一件挺奇妙的事。至少在五年前，国内对于玛丽莲·罗宾逊的了解还在起步阶段。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出版了她重要的作品如《基列家书》等，《管家》是她的第一部小说。在许多讨论中，也曾被译为《持家》。

《管家》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，小说呈现了一个男性缺失的世界，其中每一位女性都犹如孤岛，独自承担荒芜的命运。露丝和露西尔是一对孤女，生活在爱达荷州的偏远乡村指骨镇，外祖父、外祖母、亲生母亲接连死亡，她们由有着小怪癖的姨妈西尔维照顾。但最终她们发现，特立独行的西尔维只向往流浪。妹妹露西尔则选择回归日常，同时向往与指骨镇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地方；而姐姐露丝同西尔维一样注定是流浪的人，一起选择无目的地向远方奔走。

这个故事里的男性角色，似乎只有“外祖父”和“治安官”。书名叫“管家”，但它和我们印象中的英国式的管家完全不一样。它的英文名是Housekeeping（“管家”），但我们看到书的结尾会发现这是一个关于“houseburning”（烧房子）的故事。故事中的房子被烧掉了，而且是由孙女烧掉的。这个房子是外祖父建的，它建在一个不毛的高地上。在《圣经》中，高地是可以看到神迹的，所以在洪水来临的时候，祖父造的这个房子没有被冲毁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象征，被孙女烧掉了，然后两个女性角色才开始流浪。可见它解构父权的内涵非常强烈。

这个也是玛丽莲·罗宾逊给我们提出的问题：什么是家庭？她似乎是在试图建构一个父权家庭之外的家庭，比如说姨妈和外祖母，她们承担了父亲和母亲的角色，她们彼此之间是有吸引力、认同和忠诚的。她们自己建构的这个家庭，有没有在流浪的过程中建构出自己的秩序，这个是作者想要提供给我们的思考。我们能够感受到《管家》有一些新教的色彩，因为女性可以直接与上帝发生对话。这件事并不简单，实际上要到2015年，英格兰圣公会才有首位女主教。这是玛丽莲·罗宾逊在书中所做出的一个先锋尝试。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作者提出了厉害的问题：没有父亲怎么办？女性要怎么和上帝发生联结？怎么靠自己活下去？

小说里，这对孤女在外祖父去世、生母自杀、外祖母年迈无力后，被交给姨妈西尔维抚养。但西尔维似乎是精神不太正常，一直想带两个侄女去湖边流浪。那个地方是十分荒凉的，非常寒冷，经常下暴雪。她们有两个亲人都是在那里死去。三位女性从文明世界中回归野地，感受世界、感受死亡的方式似乎是走进了一个与祖先有关的地方。小说写到几个死亡事件，一个是外祖父的意外车祸，一个是母亲开车进了湖里自杀，用到的词语都很轻盈。比如写外祖母死亡时“手臂上扬，头后仰，发辫拖曳在枕头上……仿佛溺毙在空气中，跃向了苍穹”。作者在尝试突破常规社会力量规训的可能。打破在家庭里被父亲规定，走到社会上被经济生活规定，被社会风俗规定的那种刻板秩序。在谈到这几个女性人物的设计时，玛丽莲·罗宾逊曾说：“让我感兴趣的人物是那些在我苦思冥想时能够提出问题的人。”

当然，玛丽莲·罗宾逊的哲学和宗教性也是她多元思想的魅力所在。有几本书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中文世界对她小说的接受过程。如《信仰书写与文化认同：玛丽莲·罗宾逊小说研究》《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》等。去年出版的《巴黎评论·女性作家访谈》中，亦有一篇玛丽莲·罗宾逊。我们可以看到她的作品之外更多的生活细节，例如她很难“一言以蔽之”的多元信仰，离婚、独居在天气并不好的爱荷华州，很少社交却有一部手机和一部黑莓。

从《管家》出版至今，玛丽莲·罗宾逊出版有四部小说和五部杂文集，并发表了大量访谈、书评和时政评论，获得了主流认可，这使她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在世经典作家，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、国家书评人奖、奥兰治小说奖等奖项。2012年，她获得美国人文学者最高荣誉“国家人文奖章”，2016年，她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美国小说家奖章，并被《时代周刊》评为“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位人物”之一。也是在那一年，她从著名的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退休，并获得了终身荣誉教授职位。

微言大义